

岁月山河

冬之夜

赵永川

久居八所，我喜欢八所的冬天，更喜欢八所的冬夜。八所的冬天，其自然景象和气温，与秋天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冬天的八所，白天万里晴空，海水蔚蓝，阳光和煦；夜晚，柔和飘浮的晚风中夹带着水气，吹到人身上，沁人心脾，为人们消除白天繁忙后的疲惫，给人一种舒适滋润的享受。

今年冬季腊月的一天晚饭后，我散步去海边。从市区到鱼鳞洲风景区，大道两旁的景色完全是一派秋天的基调：各种树上披着浓密而葱绿的叶子，而路边的三角梅依然绽放着惹人的红叶。八所冬天里这种另类的秋之韵味，让很多从外地来过冬的北方人很是惊喜。

鱼鳞洲风景区，是八所居民休闲消遣的好去处。早在清代，鱼鳞洲就被誉为“感恩八景”之首。是晚，当我刚走近鱼鳞洲风景区时，天空中还透着些许的鱼肚白，顷刻之间，黄昏已渐逼近，给鱼鳞洲增添了几分朦胧。天空中低沉的云气和未消失殆尽的霞光笼罩着四周。放眼远看，望不到尽头的海天衔接处迷迷茫蒙，似乎早已弥漫着冬季灰蒙苍茫的雾气，令人感觉到一种莫测的神秘与冷峭。几分钟前刚沉入大海的夕阳，还从海平面上泛泛发出闪闪的光点。黄昏刚落帷幕，黑夜就接踵而至。景区内游人不少，但很少听到闹声，或许人们和我一样，都在尽情地领略鱼鳞洲冬夜带来的寂静与轻松。

刹那间，夜色给鱼鳞洲披上了一条偌大灰蒙的面纱。站在山脚下，我抬头窥寻耸立在峰顶上的航标灯塔，只见从塔顶上射出一道灯光，直射茫茫夜空下的海面。据说这座航标灯建立至今已

有70年的历史，它不分昼夜地指引着进出八所港湾的船只。

鱼鳞洲的北面，是承载东方人民梦想的八所深水良港。港区内10个万吨泊位的码头一字排开。往东北方向看去，停泊在码头的一艘艘巨轮灯火辉煌，好一副“海市蜃楼”的壮观气派。码头上的龙门吊车，左右摆动，彰显出东方这座临港小城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一排排火龙似的灯光，闪闪烁烁，让人产生一种“疑似银河落九天”的视觉。离货运码头约一海里处，是岛西部最大的避风港——八所中心渔港。渔港码头，可以停泊近千艘大小不等的渔船。正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站在鱼鳞洲东面的高处，隐隐约约地听见，从渔船上随风飘来的临高渔民喜爱的“哩哩美”曲调的唱晚渔歌。

鱼鳞洲的南面是东方工业园区。园区内有华能电厂等几十家上规模企业的厂房，灯光映红了八所市区的半边天空，为八所这座“不夜之城”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芒。从港内延伸到东方工业园区的交通大动脉——疏港大道，夜晚仍然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场景。当我走近疏港大道的红绿灯处时，等待通行的绿灯足足有一分多钟。大道上各种型号的货运车，满载着人们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来往穿梭于码头与工业园区之间。

我走过疏港大道，回到八所市区的解放路时已近晚上11点钟。这条纪念东方解放的老街道，已历时72年，但丝毫没有给人留下沧桑的感觉。街道两旁栉比鳞次的酒家灯火辉煌，与路边树木上悬挂的霓虹灯交相辉映，徐徐展开一幅八所“不夜城”的画卷。街道上除了来往的车辆，还随处可见一对对青年男女出入于路边的服装店。走过路边的铁路文化广场，隐约听见随风飘荡的轻歌曼舞的柔和背景音乐。当我走过路边一家烧烤店时，一股“四更烤乳猪”溢出的香味扑鼻而来。难怪不少到过八所的外地人都说，八所人的夜生活，不分春夏秋冬，对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不曾沉醉八所的夜生活，但八所的冬天特有的温馨之夜，却总是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大家开始列举出大妹不懂得爱自己的种种表现，诸如为了跟村子里的邻居攀比，四处借钱盖了一栋三层的楼，为了还债，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不惜身体拼命地挣钱；还有，不懂得给自己添件像样的衣服，在街头小摊上随便买件十几块钱的衣服就穿在身上，冬天都没有一件保暖的大衣，让身体受冻着……大家列举的例子还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所列举的这些例子跟大妹患上癌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觉得大家所说的要懂得爱自己很有道理。

在至亲们的心里，爱自己就是要对自己好，穿好一点，吃好一点，悠闲一点，自在一点，别太劳累了，别太拼命了，拼了命出了事，不但害了自己，害了家人，还苦了亲人。就如这次为了凑钱给大妹治病，至亲们都要想尽办法从拮据的手头里抠出钱来，大家都忍不住看着她承受病痛凄悲地死去。

我倒是想，人要爱自己，就要学会善待自己。人来到这个世上，是要爱拼才会赢，不过努力要有适合自己的方向，创木的下死劲去造汽车，矮个子的拼劲掂起脚来摸天花板，那都是白费心机徒劳无益。做事有取舍，还要有个度，失了度，人就会在欲望的沟壑中遭受煎熬。诚然，人生苦短，我们要努力上下而求索，但累了，不妨停下脚步歇一歇；困了，不妨放下身子睡一睡。

高山之巅风光无限，谁都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或是这样的机会。如果登不了山顶，登上半山腰也行呀，毕竟半山腰也有可躺卧的青草地，有可遮蔽烈日的树荫……

人这一辈子，快乐多少，幸福大小，全在“心态”两字。别为力所不逮的事情所累，别为无穷的欲望所苦，更别跟一时的得失荣辱过不去。

大妹，九泉之下的你，是否开始懂得了爱自己？

父亲长了一副厚嘴唇，终日沉默寡言。母亲说厚唇者不善言辞，靠眼睛说话，他和她谈恋爱时话语不多，整天价着涩地眨巴着眼睛。我想，父亲少言寡语是禀性使然，只是像他这般不轻易吭声、一说话就有点腼腆的男人何以能流利地说好几种方言，好长时日里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岛西这方水土想来是人文底蕴深厚幽邃之地，单以我的祖籍地乌烈镇为原点，方圆八十多公里的一块弹丸之地竟然铿然唇舌着七种方言，如琼文话（俗称海南话）、黎话、疍家话、哥隆话（村话）、军话、儋州话、临高话等。难怪岛西人无不自豪地说，我们这地方四面来风、山挺海阔，自古便是落拓不羁、虚怀若谷，吸引了各方士人拖家带口携腔挟调地远迁至此驻足落户。若不然，何以老天爷造物时一股脑儿将石硐铁矿、漫山遍野的木棉树、黄花梨受入推崇并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游人痴迷红棉却是后来的事了。

父亲的母语是军话，那是我老家岛西诸种方言中之一。这种据说是由汉代朝廷派遣的戍边军队所传的方言，其词汇及组合不少与当下通行的普通话相同或相近，语音则近似于广西桂林官话。从出生至入学读书，父亲一直在故乡度过，以为普天下都说与其母军话相同的语言。及至入学读书，方晓得这个世界竟然还有其他全然陌生的话语。那时故乡已设有新式学校，他的语文老师是琼山人，上课比打方时喜欢插入几句琼山话段子，并详尽地解释其中的含意。每逢这时，从老师口中流淌出来的是琼岛北部的腔调。比之于军话，琼山话语调低沉而顿挫，铿锵而柔韧。父亲听着竟在脑子里生出种种想象：兴许琼北那里的海风凛冽而温煦，雄鸡唱晓沉雄激越，鸟的啁啾也是含蓄而起伏。于是父亲决意要学会琼山话。他任班长，课余时间便有了与老师接触的机会，他总是设法让老师用琼山话与他交流。每逢从老家府城探亲归来，老师总是以琼山话将许多故乡刚发生的奇闻逸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听得津津有味，眼珠子却骨碌碌地转，他其实在心中琢磨着，默默在用心记着老师的发音和语调呢！不消半年，父亲便有腔有调地会讲老师在课余时间里传递给他的

“外语”。至此，父亲大体上已学会了讲琼山腔海南话。琼山方言挂在父亲嘴上，如同琼北乡邑投给他一张无形的请柬。父亲那时年轻，心鹜着外面多彩的世界。如今学会讲琼山话，脑子里不时升腾起纵横外乡的遐想：待到学业结束时，就到琼北闯荡一番，开开眼界。

1939年2月，日寇侵占海南岛，铁蹄横逆，踏破了父亲漫游琼北的梦境。父亲参加了革命，受党的派遣，到昌感地区的新街镇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新街、墩头一带讲的是昌感腔调的海南话，近朱者赤，不知不觉间，父亲的一些琼山腔海南话日常用语便被新街话置换。不久，按上级的指示，父亲撤离新街，进山打游击。那时中共昌感县委书记是一位文昌籍人士，在区委工作的父亲与他接触的机会不多。每逢县委书记来区委开会做报告、发指示、聊家常，父亲总是洗耳恭听，很虔诚地吮吸着从他喉腔里倾吐出来的每一个词汇音符。父亲觉得，比之于琼山话，文昌话更为婉转回肠、音韵丰厚，过后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在自己的口舌间重温县委书记的文昌话语汇和腔调。如此这般，父亲的海南话便最终以琼文腔为基调，同时掺杂着少许的新街口音。

一种方言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历史记忆、世俗人情和民间文化的心理基座与凝聚载体。你孤零零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村庄，若能操本地方言和村民搭腔，即刻浑身流淌着一股乡土亲情和文化的温馨。村民们会围拢来与你互动，甚至称兄道弟，乡里趣闻，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如此，凭借方言的交流，你便将一片乡土人情裹卷入自己的舌尖和喉结里了。有时，你甚至能凿通一条生命的隧道。

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父亲和他的两

父亲与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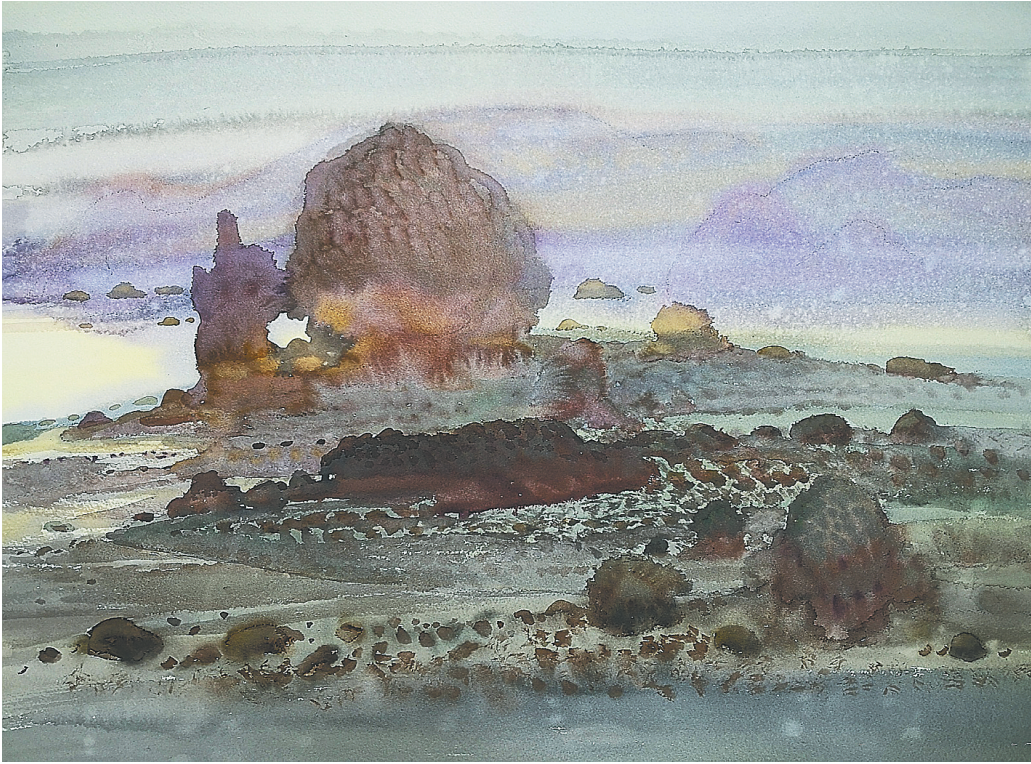
钟彪

位战友突围撤至深山的一个旮旯里，眼前黑黝黝地呈现一间茅草屋。从门缝往里瞅，看见一个汉子在灶前烧火煮饭，诱人的饭香隐约可闻。他们此刻又累又饿，多想在此歇歇脚，喝上一碗热米汤！于是，父亲敲了敲门，先后用军话和海南话喊了两声：“阿叔！”屋里毫无动静。接着，一个战友用哥隆话轻轻喊了一声，依然没反应。未了，另一个儋州籍战友用儋州话说了几句，这回那扇木门应声而开，一个庄稼守夜人模样的汉子搁下手里的猎枪，一边说着儋州话一边把他们迎进了屋里。继而又给他们每人舀了一碗稀饭以充饥。父亲目睹了这一幕：战友的几句方言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将那扇紧闭着的木门轻快地开启了，为他们的夜撤提供了一处隐蔽的驿站。自此，父亲立志要学会讲儋州话和哥隆话，因父亲打游击的活动区域不少是讲这两种方言的村庄。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父亲果然颇娴熟地学会讲儋州话和哥隆话了。

有了母语做基础，父亲学讲普通话便算得捷足先登。1950年5月海南岛刚解放，在山里打游击的父亲迎接南下解放大军时，他那夹杂着诸多母语单词的普通话，令大军干部侧耳倾听亦莫名其妙，但不消半年，父亲的普通话便说得字正腔圆了，且掺杂着不少的卷舌音和“儿”字音，像北方人那般把“自己”说成“自个”了。我刚懂事时听到父亲说一口富含卷舌音的普通话，还以为他曾经在岛外读书或工作过。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的普通话是在同南下干部们工作接触中学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在基层工作，时常走村串寨，繁忙中亦没有放弃学方言的习惯，后来也大体学会了临高话，只是不比讲儋州话和哥隆话那般流畅。

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留下的好几本笔记簿中，读到了一些忆述学讲方言的文字，同时还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方言符号，那符号便是对各种方言词汇以军话作了音译，那一点一画都是父亲早年跋涉方言崎岖之路的履痕。久久地凝视着他那像小学生一丝不苟的笔迹，我终于明白：父亲对方言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挚爱。他生长在犹如方言大拼盘的岛西，经历了烽火连天到和平建设的时代变迁，出于偏好，同时也为方便工作和了解民情的需要，长期做学习方言的有心人，学会讲几种方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秀水出寒烟》水彩画

吴楚宴作

风木悲思

爱自己

黄仁柯

大妹重病了，到医院检查，癌症晚期！

所有的至亲都很惊愕，都很难过，摇头搓额，哀叹连连：“怎么就得病了昵？这不幸怎么就降临到了大妹头上昵？”

最难过、最痛苦的当数大妹一家人，这无疑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祸，他们简直崩溃了。得知病情的瞬间，朗朗晴空在他们看来已经黑暗无光，灾难性的病情和巨额的医疗费，就像一朵厚重的砖墙倒塌下来，严严实实地压在他们身上，他们翻不了身，透不了气，快要窒息了。在这不幸面前，他们感觉自己就像被暗流冲击到了悬崖边上，在要坠亡之际，他们多么渴望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把他们迅速带离危险的境地。

在这紧要关头，大姐发挥出了“领袖”作用，号令所有的至亲，每户按人头算，凡是参加了工作的，哪怕是自谋职业的，出去打工的，在家耕田种地的，每人至少捐出1000元。在大姐的号令下，至亲们纷纷掏出钱来。大妹曾经爱过猪肉，同行们得知大妹的不幸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就连大妹居住的村子里村民们也进行了众筹，可谓是一人有难，众人倾情。

然而大病如山倒，大家的爱心和热情在这张狂的病魔面前显得十分弱小无力，不出三个月，大妹便被无情的病魔吞噬了。送别了大妹，至亲们议论纷纷，都说大妹之所以遭了这么一个罪，完全是大妹不懂得爱自己。

漫步村巷，遍见一两处方塘明明亮亮地醒着，它们像大地澄澈的眸子，向着苍宇闪闪烁烁，画幅一般，衬映出几分明丽，几分遐思。

幸遇方塘，漫步者的脚步必会停下来。醒着的方塘不孤寂，有三两株柳陪着，安静宁谧。夏日的风险逼在麦田深处，守望望着方塘与柳的故事。

柳树粗壮，柳叶婆娑，阳光的箭簇大把大把地斜插过来，在繁密的柳枝间瞬息就化成一树碎银，斑斑驳驳地散落下来，跌落在方塘之中，若是在午后的安静时光里，你就一定能够听得到碎银落池的声响，叮叮咚咚，轻轻盈盈，却又响响亮亮地入你的耳，润你的心。夏日的雨说来就来，方塘的水亦是常注常新，清清澈澈。若是风起，柳枝摇曳，杨花四散，塘面水波微澜，柳影袅娜娜娜地拂过来，却又被水波漾过去，就这样，你来我去，硬生生生出几分令人迷恋的境界。

若天气晴好，蝉声就绕着方塘，在高树上跳跃穿行。此一声，彼一声，高一声，低一声，若交相辉映的音符，跃动着，聒噪着。围了方塘洗衣濯足的妇女孩子们却并不为此而迷乱心情，蝉在高处，洗衣人在低处，蝉声四散飘逸，洗衣者起落挪移，一切都是那样从容自在，相得益彰。尤其是那玩水的孩童，有了那一方水塘，整个午后的时光都是湿湿润润的。

风物写意

方塘半亩

任随平

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门前就有一方这样的水塘。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夏日的午后，若是田地里没有太多的事做，母亲就会坐在门前槐树下的石碾边，而我，总是偎依在母亲的怀里，望着水塘出神。水塘不只是水的天地，更是水草和蜻蜓蝴蝶的道场。水草伸长了脖颈露出水面，在水波里悠悠闲闲地摇曳着，蜻蜓蝴蝶们炫耀着多彩的翅羽，敏捷地穿梭期间。很多时候，我总会折了树梢，趴在塘边伸长了臂膀打捞水面上的蝴蝶，往往是捞不到影子，却搅碎了一池宁谧，那彩影就晃晃荡荡地随水波荡漾而去，而我，愈是捞不到，愈是搅动，母亲就会俯身前来，牵住我的臂膀，坐在水塘边。母亲的身影就自然而然倒映其中，娟秀的面容，齐肩的秀发，悠悠地荡漾

着，若梦一般。玩倦了的时候，就和母亲复又坐在石碾上，听母亲讲故事。

故事是讲给我的，也是讲给水塘的。

水塘听懂了母亲的故事，也听懂了我童年的梦想。母亲说，水塘只有守候故园的人才最终相伴，长大后，你要努力走出故园，走出水塘的守望，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闯荡。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也默然明白了水塘在我生命中的分量。后来，上学了，我就真的离开了水塘，去往了外面，再后来，工作了，也就真真实实地离开了水塘。

离开水塘久了，水塘里的水波就在梦中荡漾，母亲的笑颜也荡漾其中。十年前，母亲还没有跟随我从故园搬出来，有一日回乡，临别时母亲站在水塘边，指着日渐干涸的水塘说，水塘老了，她也老了，那一刻，我看到母亲额际的皱纹确如塘底干裂的褶皱，心中的酸楚随着童年的记忆一同荡漾在胸中。

后来，一家人就在小城安定下来，闲暇的日子里，我还是会驾车带母亲回乡，我知道日渐老去的水塘，即便到了风烛残年的那一刻，它还会记忆着我的童真，我的梦。

水塘是童年的符号，烙刻在我生命的永恒里，念水塘，就是念着时光远去的背影，和一些淡然宁谧的浅爱。

诗路花语

晚霞(外二首)

余芳媛

今天的晚霞是调色盘里的灰蓝色
多年前我已经看过
那时我没有名字
也不认识万物
没有时间
也不会问一朵花开的目的
一切都在变化
似乎又没有变化
晚霞还在

◎夜

在黑夜中回家
从车窗外看树的线条
灯的颜色
夜航的飞机经过
所有的未知都在等着
下一刻的发生
在这之前
是寂静的孕育

◎削苹果

把苹果皮铺开
是一条深粉色的街道
它的心还记忆着
最初是花朵时的模样
有五个房间
住着它的孩子
整颗果肉都是甜的
是计之深远的爱

陪儿子晒太阳

陈吉楚

孩子，你还小
小得全身软绵绵的
抱你的时候怕弄疼你
但太阳不会
太阳能去掉你的黄疸
能给你带来积极的钙元素
此刻我们就在阳光底下
昨夜闹腾的你变得安静起来
睡得香尽情吸收阳光
生你养你的一切痛苦都让你妈承受了我呢，初为你爸爸
只能陪着你晒太阳
在你熟睡的时候读一读诗
一个叫符力的诗人写道：
“命运为轻盈之人敞开千万条去路”
你还小，孩子
路太多，我怕你迷路
爸爸只希望你走一条路：
在阳光底下健康成长之路

一场大雪(外一首)

吴辰

一场大雪忽至，让人措手不及
我灵魂中微小的尘埃，就这样
被漫天的雪花过滤了
空如一汪碧水
接近一块透亮的翡翠
世间如此安静
只是短暂一瞬，天地便失去色彩
还原，万物归寂
毋庸置疑，一切都回到了本质
树变成了珊瑚，波浪在半空中呈现
丘陵化作沉稳的礁石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只海螺
静静地聆听遥远的故事

◎等雪

在窗前坐下，安静地等一场雪来
用红茶取暖，掌心和云朵一般热
沁出汗珠，呼出一口气
雪花也会快乐地溅洒出来，像许多
美妙的往事
该来的终究要来，所以思绪翩跹
所以那些白墙黛瓦才会浮现在眼前
在江南等一场雪，要将心稳稳地架在
马头墙上，将毁灭与安逸隔绝
要在石桥边设下一个埋伏
不管多少年，都要等那心爱的人出现
要把诺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要一生一世，只驻留在一个人身边

